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

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 呂覽義賞篇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

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晉文公反國賞
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
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
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
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
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周內史
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
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
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
鄭所之塞右主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

勉去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篇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城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朱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

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韓非飭分偷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

戰如責有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討首級覛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棨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覲者嘖嘖而已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擠之以散冗斥　于外任不復省

門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行伍之中老棄廄馬之
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
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
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況將君幼主有宴
樂玉堂從禽豐草滯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
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
以五岳四瀆爲視公矦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
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
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
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耻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

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蔡襄賞論

愼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尉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賞封者給綿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材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冀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覩宰相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恐寵倖藩邸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惟聖智察焉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

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權勢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
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
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
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
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
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
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術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亂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韓非難勢篇

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 功名篇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 觀行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呂覽慎勢篇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勞。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不輕則重。緩則逆。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況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於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illegible]

駛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衆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補

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難令之出也必須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獄網而歸者四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聽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縈也形勢之變而遷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奥戸牖之内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闔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冒及乎脊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頗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遽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

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囿兎之毛也皺頞開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咈易在一朝而患禍遺于日民心之它屬也若柄之㓨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隳壞也朽壤生乎中蹶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弊缺蠹漏也然而其壞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譬之耳然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審則發㢤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汪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衆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

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宋李清臣

勢原

變法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韓非解老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鄭俠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

行戒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熈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
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遠近沾洽

霸略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
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遂績以成名合羣叅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玏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

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于是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歡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
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

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及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

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令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

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
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
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
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縵帛
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
人衆兵強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
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
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
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

幣帛者於是桓公名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
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
仲父何不遂攻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
㸌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
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
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
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
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
失于內兵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

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于楚
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
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
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
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
而令、役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
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
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
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評凡霸者只做得一半故於心術誠服處甚不相涉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埊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悼公　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

士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兵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楚莊王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務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務亂撓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茲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爲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謀令大夫種爲之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怔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
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
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
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
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
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
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恐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

凶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進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蠏不
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
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

法術

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鎁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持衡而立治之

案申商有見近於道矣而其持論終不相達刑使之也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韓非有度篇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殊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百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太體篇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媿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飾邪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若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

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傭而决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敎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敎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

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
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
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
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
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
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
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
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
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

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五蠹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

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 安危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

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之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以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六反篇）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

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守道篇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

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